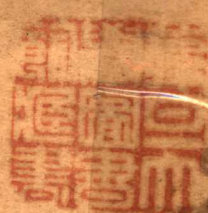


政治問題集第一種

徐州會議與國民革命

中國國民黨  
中央宣傳部  
駐滬辦事處編



# 徐州會議與國民革命

## 一·徐州會議的經過及意義

『革命勢力集中起來！』這是我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句口號。中國革命有二大勢力：一是本黨在南方的革命勢力；一是馮玉祥部隊在北方的革命勢力。去年間馮氏自南口失敗後，所部全體加入本黨，服從三民主義，受本黨指導，在事實上精神上，南北二大革命勢力，已經聯成一氣，各爲主義奮鬥，并無若何隔膜。但現在以南北二僞政府依然負隅，未盡消滅，對於國民革命是很有妨礙的。馮氏統率三十萬衆，身居中原，責任極關重要，以後對於軍事上政治上黨務上非有切實的洽商，謀一具體的計劃，不足以策進行，因此蔣總司令與馮總司令有徐州會議之約。

在徐州會議之先，有所謂『鄭州會議』者。鄭州會議，係武漢僞政府想拉攏馮氏加入共產黨爲消滅國民黨的陰謀的會議，此種陰謀雖屬失敗，可是不能不來記述一下

，以見馮氏對於本黨的忠誠，不易被人誘惑：

「當徐州會議未開之先，武漢共產黨要求馮煥章同志到鄭州會議，連打十餘個電報來催他，於是馮煥章同志便覆了一電謂：「地方不靖，未能到鄭，將來或有機會，再當把晤」。共產黨就派鄧演達至潼關迎接。馮同志以黨務關係，允來鄭州，開了兩天會議，結果：河南軍事政治，統交馮同志負責，將河南軍隊調回武漢。但馮約以軍隊撤回，不得與東南接觸爲約：他們亦滿口應允。結果陝西河南，俱交馮統治，他們底軍隊，調回至武漢休養補充。」（蔣總司令對上海全市黨員的報告）

「馮方到潼關，鄧演達即往迎，勸其爲倒蔣之舉。馮殊不以爲然，鄧並從俄顧問及各政治工作人員處游說，亦無效果。當俄顧問說蔣時，馮並斥謂「顧問之地位有問則言，今既不問，何以多言」？鄧歸漢後，譚組庵，汪精衛，唐生智，徐季龍等，又至鄭州，遽易其詞，謂武漢情況險惡，無法制裁，希望馮即派一師至漢鎮懾，並先求得馮之諒解，徐謙聲淚俱下，並稱受人包圍等語，馮迄未置答」。（某報記者）

這一場自討沒趣的鄭州會議，便決定馮氏今後的趨向，亦即決定蔣馮兩領袖之切

實聯合，與今後國民革命之使命有重大意義的徐州會議，便從此實現了。下面便是記述此次會議之經過：

蔣總司令於六月十七日到徐州，西北軍總司令馮玉祥即有電告蔣，定十八日夜來徐接洽，『余（蔣）當即回電，謂甚願與之會面，余允親至河南，而馮甚客氣，候余到徐，彼即親來與中央執監委員相見，討論政治軍事。』（蔣對黨員報告語）十九日晨馮氏抵徐，蔣總司令即親率第十軍長王天培，七軍長李宗仁等多人，專車赴郝寨站迎接（距徐東六十里），車到郝站時，馮之專車已到，南北兩大革命領袖，便在此小站內握手了。

此為蔣馮第一次的晤面。次日晨中央委員胡漢民，蔡子民，吳稚暉，鈕永建，李石曾等亦到徐，即在此開重要會議。會議的內容，據蔣總司令對上海市黨員所報告：

『第一，黨必須統一，不許武漢黨部之存在，武漢方面之忠實同志，希望他們速到甯來與我們合作奮鬥，不要被人利用，「這是馮的意見」。第二，馮頗知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革命中只有搗亂，沒有幫助，決定要他們離開中國，這一點馮表示很為堅決。第三，武漢軍隊不得常在武漢後方搗亂，仍須回至河南，加入前線，共同一致完

成國民革命。中央執監委員對此完全同意」。

又胡漢民在中央黨部第五次總理紀念週報告：「所談約分兩類：

一，關於北伐；二，關於討共。馮對北伐極熱心極誠懇，擬約閻錫山合作，對蔣總司令北伐之功極佩，謂今後共同前進，一切惟蔣總司令之命是聽，結果定操勝算。關於討共問題，先由胡主席告以中國共黨自來舉動，及最近武漢情形，種種悖謬之處，並告以昔年在俄所見所聞種種，其中有兩點最堪注意者，一乃共產黨欲藉寄生政策來支配我全國；二乃同時毀滅吾黨實力，便永無作爲。伊等對馮對蔣，先後必取同一手段。繼爲吳稚暉委員發言，然後馮總司令乃作詳細之答詞。首謂：對於胡主席所提出兩點，極能了解並注意。繼乃從自身經過事實痛苦中，報告共黨之種種劣迹，而尤詳於若輩在西北各省爲吾黨濫收黨員一層。結語主張，吾黨須實行三點：一，爲黨員入黨時之嚴格取締；二，爲訓練培養黨員之能力品行；三，爲嚴肅黨之紀律。馮辭畢後，乃議決兩事：一，蔣馮聯名通電，繼續北伐，完成國民革命，實行三民主義；二，馮電武漢方面驅逐共黨，大約武漢方面如不接受此電所陳，即採

## 第二步辦法。」

可知此次南北二大革命領袖會晤的結果非常圓滿，雙方努力革命的意志非常堅決，對於國民革命的前途是有極大關係的，正如蔣馮會銜通電所謂：「中正，玉祥與數十萬將士爲三民主義信徒，謹偕全國革命軍誓爲三民主義而奮鬥；凡百誘惑在所不顧，凡百艱險在所不避，凡百犧牲在所不憚，必期盡掃帝國主義之工具，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而後已！」

國民革命的使命，國內掃除軍閥，土豪劣紳，貪官污吏，以及一切反動勢力，國外則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，以求民族之自由平等。我們覺得北京僞政府爲白色帝國主義的工具，發縱指使者爲東交民巷的太上政府，我們不能打倒北京僞政府，民族便無由獨立。武漢僞政府爲赤色帝國主義者的工具，發縱指使者爲鮑羅庭的公館，爲蘇維埃第三國際，我們不能打倒武漢僞政府，民族亦無由獨立。國民革命之最大的使命，是在掃除一切爲民族之自由平等的障礙。蔣馮聯合，即所以擔負此種重大的使命而已！

## 一一·武漢偽政府與共產黨

徐州會議以後所生的影響，我們可於「北伐軍」進展情形去觀察，便可了解此次會議對於國民革命前途的關係。先論北伐軍與武漢。

據近日傳來消息，武漢方面所處的地位大約如下：

一、武漢偽政府，原擬假借北伐爲名，另覓河南爲新根據地，拋棄四面包圍形態的武漢，與馮玉祥聯成一氣，打通外蒙路線，與蘇俄直接相連，以鞏固其地位。誰知馮玉祥不被引誘，河南新根據地的要求竟成夢想。他們底主力軍（四軍，十一軍）在河一戰損失至二萬人以上，元氣大喪，給養補充，亦極困難。中央軍校學生所編成的中央獨立師，人數既少，訓練亦未成熟，戰鬥力可想而知。三十六軍長劉興以家產被共產沒收，亦率師自回湘鄉去了；八軍三十五六各軍之下級幹部，且已一律宣言不與夏斗寅之反共軍抵抗。在軍事上的觀點，武漢偽政府已處於絕境。

二、唐生智態度雖在詭祕之中，無人可以捉摸，但與共產黨的思想行爲相去甚遠

，亦是顯然的事實。一時以自身利害關係，偶與共黨烏合，此亦有之。但近以局勢日非，知難站足，一變其媚共態度而媚我者亦在意計之中。所以自唐回長沙，即從患留漢部隊解決鄂局，解散糾察隊，封閉總工會，解散童子軍等消息，便如雪片飛來，說者謂此乃漢方接到馮氏通電後之苦肉計，出於一時不得已的策略，但亦可深悉偽政府內部之空虛驚慌的景象了。

三、武漢政府之如何結束，現尙未能明瞭，但唐部屬已迫令解僱鮑羅庭，服從南京政府命令，確是事實。我想他們除了「捲款潛逃」外，當沒有別的可以結束的辦法了！

四、致武漢政府以死命者還有工商業的停滯與金融的窘迫耳。工人幾已無工可作，貨物停滯不能流通，市面不見一元現金及一枚銅元。米鹽尤爲恐慌，每人僅准買米五升，每元僅購三升。試看還成一個社會麼？不能負起治理社會的責任並且沒有發展社會的能力者，配講什麼專政麼？由這一點上觀察，已可宣告共產政府的死刑了。

五、至於共產黨的內部呢，近又意見紛歧，絕無統一的見解。他們紛歧的見解



亦是跟着他們底外婆家（蘇俄第三國際）來的。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本有不同策略的兩派：一派主張組織無產者專政的政府；一派主張暫與小資產階級妥洽，以完成國民革命的。現在第三國際已在兩派政策相持難決之中，引起第三國際內部絕大的政潮。從第三國際中脫胎下來的武漢偽政府，當然不免連帶地有此遺傳。

我們明瞭武漢方面最近情形，便可斷定武漢政府的命運，絕對無存在的可能，大概去結束的時間當不在遠了。不過我們在此地所要研究的不是武偽政府之如何打倒的問題，乃是武漢政府倒後的整理的問題以及清黨問題。

共產黨製造黨論曲解主義的方法原是一等的。一般不知內幕的人，受了他們什麼三大政策的吹噓，天天聽他們底荒謬的演講，受了他們滿紙荒唐造謠的輿論所影響，已被麻醉得莫明其妙，不由自主的盲從，失了辨別真實的能力。所以將來偽政府推倒後，凡在革命旗幟下起來的民衆以及被共產黨誘致的黨員，說他們底話，跟着他們跑，附和着他們甸甸地大喊其口號；你說他們是CP或CY麼？他們簡直對於CP或CY是什麼東西也不懂！你說他們是三民主義者麼？他們真似坐在鼓裏聽

戲，已被瑟瑟地聲音震得發昏了，誰還理會真正的三民主義！一般未成熟的青年，受了他們思想的麻醉，已經失了認辨的知覺。流氓無產者，亦蒙着片面的宣傳的刺激，不顧全般的經濟生活的關係，專作自私自利的爭鬥，致陷於大多數生活的絕境而不自知，此在偽政府之下，已成普遍地麻醉性。將來推倒以後，除了平日與政治很少關係的商民，婦女之外，清黨時期必有一次極大的紛擾，惡劣之徒，乘機報復，肆意誣陷；貪官污吏，土豪劣紳，平日曾受威嚇於青年，那時亦必乘機突起為報復之計。

• 因此我們不能不預為研究者：

一、共產黨除最少數者出頭露面外，此外均守秘密，不肯自承為共黨，武漢政府倒後，大多數共黨必作鳥獸散是無疑的，然而大家數受了共黨麻醉的青年，工人，婦女等，究應如何標準去辨別？C P 與非C P，以思想為辨別的根據？思想是靠不住而且是無形的。以工作為辨別的標準？而在偽中央威勢之下，隨緣附和的人們，如何也得作C P論？

二、共產黨徒，深入最下層的工農羣衆，普遍至一般青年學生婦女羣裏，誅之則

不可勝誅，不誅亦不勝其紛擾，貽爲後日三民主義的大敵。我們究以何種方法可以根本剷除淨盡，完全撲滅餘孽？

一、是辨別問題，二、是消滅問題。共產黨是有國際的組織，寄生於國民黨內，完全係祕密性質，這種祕密行動，也是受第三國際所謂策略的支配，據胡主席在中央黨部紀念週的報告：「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史單林主張，對於吾黨須始終佔領，始終捉弄，不可放鬆一步，不至吾黨死盡，伊等絕不豎出共產黨旗幟，視前派主張爲大愚（即主張公開者），伊等以往之失敗，據說即是不能堅守此項策略之故，以後亟當痛改云」。可知共產黨以後便當繼續守此「祕密主義」以捉弄吾黨，所謂辨別真實，根本剷除，原極困難的事。

我以爲對付共產黨的根本辦法，不在枝枝節節的拘拿，而消極方面，要「燬滅他們底組織」，積極方面，須「闡明孫文主義的理論」一切反動派無組織的自由，沒有組織便沒有力量，無論黨部，民衆團體，一概不得參加，在社會上便不能發生若何效力。在清黨範圍以內的各省，已經做到這一層，這是共產黨的致命傷！但是共產黨

的組織毀滅了，自己沒有新的方法新的組織來應付社會的需要亦是不能接受。我們須有更偉大的理想來領導民衆，組織民衆，才不至使一般民衆失所依歸。這偉大的理想是什麼？便是孫文主義！我們以後只要有孫文主義的組織便可解決民衆自身的苦痛，解決中國種種政治的經濟的問題。要民衆自己認識反動派的組織的錯誤，不合於現代一般民衆的需求，不足以解決中國種種複雜的情形；那末，雖然有了誘惑，亦會自己起來糾正或拒絕的。所以今日最重要而且最根本的打倒反動派的辦法，還須闡發孫文主義的理論，昭示大衆面前，使民衆自己知所扶擇。然後可以不致走岐途，民衆組織的基礎亦得堅實穩固了。

### 三·北京偽政府與奉系軍閥

次之我們再討論北伐軍與奉系軍閥的運命。

奉系軍閥的存在，實爲中國民族獨立最大的障礙物，亦爲中國政治上最可恥辱的一件事，他底部屬只是一羣胡匪的集團而已，除賣國媚外搜剝財物外，他無所事。

國民革命軍以打倒奉系軍閥爲最後的目標。但以奉系軍閥有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護符，當我們向奉系軍閥進攻時，日本政府必出其全力爲最後的抗拒。所以我們向奉軍進攻時，同時又須提出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的口號以爲威嚇，作普遍的具體的杯葛運動給與以重大的懲傷，務使他們不敢與國內軍閥合作，不得不誠意的與國民政府作平等的磋商，要他們認識我們的黨，要他們認識吾黨所領導之下的有力量的民衆！

奉系軍閥之必倒是無懷疑的，日本帝國主義的袒護，徒然增厚國人怨毒之心而已！我們只要細考奉系軍閥的內幕，以及國民革命軍四面包圍的形勢，便可以明白奉系軍閥今後欲求殘存之難能：

(一) 財政紊亂 奉系財政紊亂，本不是今日始然，去年間因國奉戰爭的結果，幾類破產，不能維持，後以日本政府極力設法支持，又以把持北京政局的關係，容易拉弄北京財界，得以勉強維持下去。現以豫省軍事失敗，援魯軍又復損失甚大，被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威迫得手忙腳亂，不得不作最後掙扎防禦工程，所需金錢自是很大。所以弄得人窮財盡，沒法支持，不想種種方法來搜括老百姓的血汗。他們搜括的方

法：第一、是濫發紙幣。如最近令邊業銀行增發一百萬元之紙幣，致物價因此愈昂。  
• 第二、是增重稅則。如莫德惠令各稅關自六月二十六日起，捲煙特稅加徵百分之十，烟酒稅又加二成等等。  
第三、是抵借內外債。如最近奉方密賣開灤礦與日人，日人願送一千萬與奉張。又黑龍江黑河附近發現極佳的金鑛質，英人投資開採，奉張與訂契約，借款二百萬元。又擬設東三省鑛業銀行，救濟三省金融，莫德惠迭與各方洽商，擬定資本二千萬，由三省分擴。此足證奉系軍閥近日財政窘迫的情況，亦是奉系軍閥的致命傷，無論如何搜括，恐亦不能救濟無窮之慾壑了。

(二)部曲離貳 奉系軍閥以前蟄居東三省，因範圍甚小，與外界亦少接觸，所以分子尙稱純粹(所謂純粹者，純係胡匪之謂)，後經奉直奉國二次大戰爭以後，地盤擴大，幕府人才亦極複雜，不免分門別戶，各樹勢力，內部分化成許多小系。大概說來，可別爲四：一、張學良，韓麟春爲一系；二、楊宇霆鄭謙等爲一系；三、以前郭松齡的舊部及李景林的殘部，潛勢力亦甚大，亦得成爲一系；四、張宗昌原爲張作霖舊部，現在雖有子大不由娘的氣概自稱大帥，與張氏爭雄，但仍不能脫離奉系的關係，

所以每次戰爭，都非奉系接濟不可。現在張作霖所可恃者爲張學良韓麟春邢士廉而已；將來國民革命軍勢力壓迫城下時，其餘各系，隨時足爲張氏肘下之隱憂，紛紛獨立，脫離胡匪關係，受我黨之指揮，亦在意計中。

各系中最可注意者爲楊宇霆。楊氏原有取張自代的野心，加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狡猾，知張匪不得於民心，勢在必倒。至必要時便擬擁出楊宇霆爲嬪代；一方可以保全張氏殘餘勢力，他方又可保全日本在東三省的特殊利益，免被革命勢力所破壞。

據最近來自北京的報告：張作霖自河南失敗後，已準備全部出關，且決心下野，以免滅亡。自日本田中內閣的走狗山梨大將抵華，奉張忽由消極而變爲積極，且於抵京的第二天，忽又稱起大元帥來。據個中人說，山梨承認奉張任大元帥，並維持其地位，曾訂有祕密的條件，其內容爲：一、讓與開灤煤鐵礦開採權。（日本煤鐵最感缺乏，此爲帝國主義者必要品）。二、解決南滿租借土地，居住自由的問題。

（按二十一條中第二號第二三條本有『南滿及東部內蒙古……可得其須要，土地租借權或所有權……任便居住往來』，但條件規定，以全國國民不承認，尙未履行；至此始

要求實行條件。是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以交換洪憲皇帝，而張作霖以實行二十一條交換大元帥。三、南滿鐵路支線由日本南滿鐵道會社包辦；四、必要時以楊宇霆代張作霖的東三省地位。此項報告的事實，證以近日奉系軍閥對於軍事的行動，確與此項密約有關，將來張氏部下分離的局勢及張氏自身的地位，亦可概見了！

至於近日在報上所傳者有所謂奉天郭松齡殘部馬某之一團，近出沒於遼中縣附近一帶，宣傳反對張作霖，鼓吹三民主義。山東特派員蕭衛國亦稱業經接洽投誠之軍隊約三萬人，該項軍隊，現駐濟南及膠濟津浦沿路各大站，山東軍事，不成問題。此又郭松齡與李景林部屬近日猛力反奉的表徵。

所以楊宇霆一系與郭李一系，為完全反奉者；張宗昌一系雖非反奉，而戰敗之餘，無力自持，實不能為奉張助力者；且近日以陳以燾陸殿臣二部在膠州獨立，截斷膠濟路的聯絡，又為張宗昌自身末運臨頭的表見，更何有於奉張！

將來為奉張惟一犧牲品者必為張學良一系。但張氏雖以勇悍著名，得日本軍閥的助力，而四面楚歌，大勢已去，徒作無謂的粉碎而已！



(三)民衆的反抗 東三省原爲胡匪出沒之藪，近日中東路東部之線葦，沙河，阿什河一帶，胡匪非常猖獗，迭陷名城。憲兵司令齊恩銘在京，聽見這個消息非常驚駭，急忙專車回奉。丁超派第十八旅第二營往剿，亦是沒有辦法；可見那班張作霖子孫的利害了。至於直隸一帶紅槍會的勢力亦是非常濃厚，當地防軍幾乎不能抵抗。紅槍會是一種人民自衛的組織，工作全在痛剿土匪，攻打敗兵，反抗駐防軍。六月間大名鎮守使謝玉田，因冤殺紅槍會首領劉希賢事，竟表現出空前的人民與匪軍奮鬥的精神出來，天津通信，有下刻之記載：

「謝氏殺劉以後，并出示緝捕劉之黨羽，各地紅槍會大爲憤怒，蠢蠢思動，聲言必替劉報仇。大名城西四十里，有舊魏縣城垣，駐騎兵一旅，聞紅槍會有暴動消息，一面報告上峯，請示辦法，一面召集紳士設法勸導，夜間則放步哨，以防不測。久之，未見有何舉動以爲紅槍會殊無能爲，遂生輕視之心，而當局諭令痛剿之電適至。五月十九日晚間，步哨見西南各村，人聲嘈雜，當向空中放槍數響，意在鎮攝，而紅槍會誤爲挑戰，急鳴鑼告警，頃刻召集四五萬人，吶喊一聲，殺奔前來，該旅乃全體出發。